

鸽子，在山村飞翔

□郑旺盛

骤雨初歇，阳光依然炽烈。

正是初秋茂盛的时节，蓝天白云如诗，草木葳蕤如画，田野里一片蓬蓬勃勃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行走在郑县茨芭镇的乡间道路上，寻找一个叫薛村的偏远山村小学。

这里有一位年轻的特岗女教师，名叫李金歌。

人们说，她是一只金色的鸽子，在这个小山村里飞翔，在这个小学校里歌唱。

一

禹州和郑县，水连水，山连山。

2010年，家住禹州磨街镇磨街村的李金歌从郑州师范学院毕业，毅然报考了郑县的特岗老师，背井离乡，跋山涉水来到了郑县最偏远的山区学校——茨芭镇薛村小学。

扎根山村，当一名好老师是李金歌的理想。为了这个理想，不管山高水长、前路茫茫，她都义无反顾。

2012年10月，李金歌做了幸福的新娘。老公叫赵瑞国，家住安阳市安阳县。那里距离薛村小学有将近400公里的路程。从此，李金歌每一次回家，往返都要跋涉近千公里。

李金歌说：“薛村小学是个山村小学，这里交通特别落后，从学校到镇里没有公交车，只能坐三轮车。要是回婆家，又要从镇里坐公交车到县城西客运站，在那里坐大客车到郑州火车站，然后乘火车到安阳，再坐公交车到安阳县，再倒车到水冶镇，再从镇里乘车回家。你知道这一趟要多长时间吗？如果不堵车的话，得八九个小时；要是堵车就得10多个小时的颠簸。回一趟家能把人累得骨头散架……”

在这个小山村教书，太不容易了！

朋友们都劝她：“金歌，干脆辞职吧，实在是太远了，何苦非要在这里呢？”

李金歌说：“我舍不得这里，舍不得孩子和同事们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温暖，我离不开。”

任岁月流淌，凭时光飞渡。李金歌

一年一年坚守，伴着孩子们成长……

二

做一名好老师，要有一颗像母亲一样的心。

当年来到薛村小学的时候，李金歌主动担起了五年级语文教学兼班主任职务。谁都知道，当班主任是操心受累的事情，没有牺牲和付出精神，是当不好这一角色的。

李金歌常说：“干一行，爱一行，做人就要有担当。”

对孩子们不同的天性，她不断创新教学方法，让每一位学生，不管是天资聪慧的，还是资质平平的，都愿意跟着她学习。她在班里相继开展了“阅读之星”“书法之星”“文明之星”竞赛活动，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和美好品德。

作为一名班主任，李金歌不仅教给学生知识，还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。她教育学生要养成爱护环境、勤俭节约、热爱小动物的美好品行；还在学校里最先发起“晨读”活动，带领全校学生朗读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《论语》等传统文化经典，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感悟祖先智慧、感受传统文化力量，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做人做事。

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雨过天晴，校园里到处弥漫着泥土的清香，花儿也更加娇嫩鲜艳，孩子们开始了早读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啊，希望孩子们好好利用宝贵的时间，通过阅读增加智慧和力量。愿他们像花儿般迎着朝阳开放，吮吸着大自然的雨露茁壮成长。

春天来了，她组织学生去踏青，去感受自然的美妙和神奇，教育他们从小就热爱自然的这片土地。与孩子们一起走进大自然的怀抱，看天空湛蓝瓦蓝，看白云随风飘动，嗅一嗅草木散发的清香，听一听溪水的叮咚之声，李金歌的心有时会和孩子们一样感动。

汗水浇灌幸福花。近年来，李金歌先后获得“市级优秀班主任”“县文明教

师”“郑县劳动模范”等光荣称号。

三

茨芭镇地处山区，是郑县最西部的一个乡镇，而薛村小学又是这里最偏远的学校。交通不便，条件艰苦，年轻老师都不愿在这里久留。

李金歌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一年一年坚守，至今已第九年。

2019年8月，郑县教育局在全县选拔优秀的农村教师到城区学校任教。学校领导和同事们都劝她报名，想让她换一个工作条件好、回家方便的地方去教学，但她却说：“我哪也不去，就在薛村小学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和大家在一起。我在这感到特别温暖，我舍不得离开这里！”

是的，不仅是放弃了这个机会，在面对家庭的困难时，她也没有却步。

她是2012年10月结婚的，次年有了女儿。女儿不满6个月时，她难舍难分地把女儿留给了婆婆，自己从安阳风尘仆仆坐车赶回了薛村小学。如今女儿已经6岁了，因为路途遥远，星期天她几乎没有回过家，只有在寒暑假的时候，才能与女儿好好团聚。

平常想女儿时，只有通过视频跟女儿见面。每当女儿说想妈妈，想让妈妈回家看她时，李金歌的心就忍不住战栗，眼泪不住地往下掉。

李金歌是家里的独生女，三年前，慈爱的父亲突然病逝，让她痛彻心扉。2017年的一天，母亲又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，她不得不离开学校，去医院侍奉病重的母亲。一边是她牵挂的学生，一边是她慈爱的母亲，那些天里，李金歌的心好累好累……

校长去医院探望时对她说：“李老师，你安心在这里照顾好母亲，你的课我已经找好了代课老师，同事们和孩子们都很牵挂你，想念你，希望老母亲早一天好起来。”

那一刻，李金歌感受到了来自学校和孩子们的温暖，禁不住泪流满面……

四

李金歌既是孩子们喜欢的老师，也是孩子们交心的朋友。

她的学生当中，90%以上都是留守儿童，还有少数来自离异家庭。他们普遍缺少关爱、缺少呵护，他们小小的心灵有时不能承受这样的孤独。作为班主任，李金歌格外注意孩子情绪上的微小变化。

班里有名叫张鑫源的学生，性格非常内向，因为父母都在外打工，他跟奶奶爷爷一起生活。2016年5月的一天，李金歌在学校里见到了张鑫源的奶奶，说话间知道第二天就是张鑫源的生日。奶奶说，孩子生日，父母都不在家，孩子苦啊！

作为一位母亲，听了老人的话，李金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她决定要为这个孩子过一个特别的生日。

第二天，她悄悄交代班里的孩子们，要给张鑫源一个惊喜。这一天，同学们精心布置了教室，山村里买不来蛋糕，李金歌就制作了一张卡片，在上面画了一个鲜艳的大蛋糕，还给孩子们买来瓜子和糖。

那天，当张鑫源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同学们一起唱起了生日祝福歌，给他送上了最美好的生日祝福。腼腆内向的张鑫源，当时就激动地哭了。

后来张鑫源对同学们说：“李老师就像是我的妈妈，她比妈妈还要亲。”

那天晚上，四岁的女儿突然打来电话，电话里叫着妈妈，用稚嫩的声音说着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想你、想你，你回来吧、回来吧……”女儿说着说着，竟突然哭了起来。

彼时彼刻，李金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对女儿的思念和愧疚，泪水霎时模糊了双眼。挂了电话，她心潮起伏：自己把爱无私地给了学校的孩子们，却又无奈地把宝贝女儿丢在了遥远的家乡。

月儿弯弯，天空静寂。在这个孤独的深夜里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她情不自禁默默哭泣……

青丝华发藏岁月

□叶剑秀

亲爱的女儿：

中秋佳节要到了，明月清风里洋溢着幸福的味道，很想用写信的方式跟你说话。平时没少电话、微信或视频，总感觉那种交流有些生疏。忙碌的时光隔膜了许多血肉亲情，短暂的问候和温暖、彼此的疼爱 and 安慰，极似包装出来的场面客套，失却了血浓于水的醇厚本真。

前些时候出差，顺便到你生活的城市去看你们，两个外孙围着我轮番索昵，我被他们可爱的言行所感动，真切享受到了少有的天伦之乐。当你低头给我端茶的一瞬，我无意间看到你黑发中夹着几缕白发，心里忽然涌出一缕心酸。那一刻，我把感伤的泪水按在眼底，轻轻端起茶杯，默默品嚼着生活的各种滋味。

你们带我出去游玩，无论在车上还是景区，密集的电话让我知道了你们的繁忙。客户的诉求、生意的急需，有条不紊地回应和安排，无不显现你的老到和成熟。我感到自豪，也有几分疼惜。

你和我同属鼠，注定是忙碌操劳的人生，这或许就是宿命。你的骨子里，很有几分你的性格，吃苦耐劳，执着向上，激励着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歇；勤恳敬业，不屈不挠，从不会轻易放弃和退缩。你们这代人赶上了盛世年景，拥有足够广阔的搏击平台，可以尽情演绎人生的华章。纷杂与繁华并存，缺憾与迷茫难免，人生就是一次旅行，出发与跋涉、愉悦与汗水、滋味尝遍，收获的风景和感悟各不相同。

你出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。北方严寒的冬夜，如同家境的清贫一样萧瑟，你的运气有些差，上天给你安排了苦寒的时艰、穷困的家庭，有些不公道，可你是无权选择的。那时候我和你妈都是民办教师，在那个乡村小学简陋的卧室里，你的一声啼哭是黑夜里闪光的喜悦。第二天我要去十里外的教育办开会，一个人走在厚厚的雪路上，心情与雪花一样飞扬。

你在家乡那所小学里快乐地成长，我们在岁月的边缘上艰难度日。我喜读书，偶尔积攒的零碎钞票急于换书去读，这就给清苦的光阴更抹上灰暗的色调。你的童年，无论向往的玩具还是鲜亮的衣服，都成为奢望。你留存不多的几张童年照片有几分寒酸，每当我翻起，心里就痛伤一回，愧疚和亏欠是一生都无法

弥补的。从小你就很能体谅父母的不易，从不抱怨和难为我们。记得有次我从县城买书回来，破例给你买了一小包点心，你兴奋地在我脸上热烈亲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小包点心你居然吃了几天。那一刻，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怅叹落泪……

在你没有读完小学的时候，我离开你们去县城打拼。随着你妹妹的出生，日子更加辛苦，为了生计，我很少回家，我们一家聚少离多。

在你初中、高中成长的关键阶段，我没有过多问过学业，没有呵护陪伴，没有引导教诲。偶尔短暂见面，父亲的职责和天性使然，就和你简略谈些为人准则，灌输一些励志鸡汤，泛泛说教一些应该努力的方向，至今想来都是空洞和乏味。

我一介书生，虽穷而不老，崇尚精神的高度和境界，奉行挺直腰杆站着做人、凭历练本领拓展生存空间。如果说我给你留有财富，可能也只有这些了。

在散养式的成长环境中，你秉承了良好的部分，从不沮丧颓废。你的努力和优秀，我常常引以为豪。记得在大学期间，你在学生会做事，组织活动风生水起。从大一开始，你就利用课外时间做兼职教师，赚取一些微薄收入为父母分忧解难。全校演讲比赛，你写了一篇演讲稿，几次修改还是不满意，就求助于我。看到稿子，我有些惊讶，没想到你写得那么好，没有华丽辞藻，没有娇柔呻唤，没有高调口号，通篇以真情实感诠释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追求担当。我只在结尾部分的信念和力量上略作改动。当你电话告诉我总决赛荣获第一名时，我默念了一句：我女儿长大了。

你该出嫁了。

家庭的境况早好多了，本应陪送你一些嫁妆什么的，挤挤凑凑把婚事办得体面些，可我依然固守我的理念，节约简办。自己去栽树，培植浇灌，施肥修整，采摘到的果子才甘味悠长。你可能早已习惯，明白我的用意，没有点怨言。简单的仪式中，你从容地微笑着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。

送别那一刻，我忽然感到痛心地不舍和失落，像是谁要偷走我心爱的宝贝。我们拥抱的瞬间，我终于没有忍住，别离的泪水落在你的婚纱上。你泪眼蒙

眛地望着我，坚毅地点点头，好像在说：爸多保重，请放心，我会做好自己的。

带着简单的行装，你们去了南方，那里有适合你们驰骋的舞台。

一切没有想象中美好，面朝大海，未必就是春暖花开。可接连的受挫并未让你却步，一番蓄力，你决意冲击华为公司的门槛。在近三千人的应聘队伍中，压力和艰难仿佛一座山横在你面前。你倾尽曾经的全部积累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脱颖而出，你成功了。

一年的光景，所有的付出初见回报，再一次的人生挑战如期而至。面对来之不易、令人羡慕的职业，你主动请辞，选择离开。我一向尊重你的选择，包括你的婚姻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你们决定要开自己的公司，做自己的生意。步步维艰可想而知，我依然给了不什么帮助，你们只能靠智慧和坚韧面对黑夜与白昼。太阳与月亮的光芒不可企及，做一颗星星同样可以发出闪耀的光亮。

咖啡的味道有些苦涩，却有很多人愿意品尝，大抵是因为那醇厚绵长的幽香与人生的滋味几近相同。几年下来，你们把脚步走得很稳，走过荒丛，跳过涧溪，翻过山梁，到达了人生第一座山顶。有车了，有房了，有宝宝了，这可能就是人们定义中的小康了。

前面还有青山绿水，还有富饶丰润的森林，天地辽阔，终归是一个无尽的球体。人生就是在画圆，画着画着青丝中就有了白发，开始是几根几缕，后来就慢慢全白了；白了，人就活得明白了。

看到你发间的一缕白发，我那份疼痛一直在心里压着。青春、打拼，这是昂扬向上的价值取向，也是我常常宣扬和激励的，但难免身心疲惫，不知不觉中也荒芜了多少该有的幸福。累了，就停下来歇歇，切莫把生意看得比命名贵。才三十多岁，正是女性俊美的阶段，不要输给忙碌，给自己留点空闲，让生命和职业同样靓丽起来。我和众多父亲一样，不图你大富大贵，只愿你快乐安康。

下次见面，别再让我心里有痛。

佳节团圆之际，东山上的月亮升起来了，依然圆润明朗。你爱吃的月饼、石榴、柿子、黄梨装满了果盘，你妈去跳广场舞了，我在给你写信，把家乡的味道和祈愿遥寄给你……

爸爸

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

书法 牛复生

学生是我幸福的源泉

□段仲眉

1998年，我60岁，从平顶山一高退休。正在人生转折之时，正值风烛残年之际，一场车祸夺去我26岁儿子的生命，活活剐去了我的心。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，以泪洗面，万念俱灰。我的生命在悬崖上摆动，我的生活掉进了无底黑洞。我的学生知道噩耗之后，不但到殡仪馆为儿子送行，而且天天劝慰我热爱生活、珍惜人生。他们用自己的心和情把我拉出绝境，送我这个垂暮之人踏上新征程——到一所民办高中任职。

原认为民办学校的学生是“双差生”，但实践证明我错了。这些学生个个通情达理，人人勤奋好学，他们用我自己的言行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快乐，装扮着我夕阳的色彩，晚霞的绚丽。

我每周有七八节课，备好课后，我像演员盼着舞台，又像种子急于发芽，等待铃声响起；而学生们则为我拿书包教案，挎着我的胳膊，扶我走上三楼教室。凡是我的课，黑板光亮，桌椅如洗，茶杯飘香。课堂上思想深沉，发言热烈，背诵准确，联想丰富。下课后，有的学生从我的书包里抢走报纸杂志，有的学生送我下楼，直到我坐到办公桌前才离去。

冬天晚自习后，女同学为我打好热水，铺好床被，放好暖水袋，待我洗漱完毕才离去；早晨又来扶我下楼打饭用餐，再扶我上楼到教学楼、办公室。夏日晚自习后，她们帮我洗衣服刷鞋，点上蚊香，掖好蚊帐，千叮万嘱咐才离去。我在学生们眼里是老人？是小孩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他们如此关照我、帮助我，我能不幸福吗？

我们这个班，不论男生、女生，老实的、调皮的，个个敬我、爱我，没有一个和我顶过嘴，没有一个和我高声说过话。我也更爱他们，亲他们。我经常送给他们报纸杂志，还用我自己的钱给他们买复习资料，包括语文以外的“大综合”和其他学校的考试题。他们的作文和考卷上，我都要写下批语，肯定成绩，指出不足。每次评讲都涉及每个学生的优点，哪怕他们有一点点进步，我都由衷地高兴。有时他们明明进步了，可在考卷上仍写着：“对不起，让老师失望了。”我改卷后写上：“小乖乖真虚心。我太高兴了，吻你。”有的同学写好作文后，还附上一句话：“上文不好，又写一篇，给老师添麻烦了。”我批改后就又写上：“孩子，别客气，我非常爱改你的作文，多多益善。”

记得有个同学写了一首诗歌，让我修改，其中有一首《夜游》中写道：“无数的孤独，在缠绕我/我悲伤，我寂寞。”我在他的本子上写道：“诗作已读，才华横溢。孩子，我是你的朋友和母亲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的影子都伴随着你，我们一起挽清风同游，

看看火车，听听火车叫。直到我长大，当兵去了，看火车、听火车叫这个习惯才中断。因为我当兵的地方，在珠穆朗玛峰下，那时西藏还没有修铁路，还没通火车，只能每两年休假的时候，到了西宁，到了成都，才能看看火车，听听火车叫，但都代替不了“上山”看火车、听火车叫。因此，我每次从部队休假回到家，都要偷闲“上山”看火车，听火车叫。转业的时候，组织上给了我几个地方让我选择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“上山”，因为平顶山这里有我的“火车叫”。

转业定居到平顶山后，我看火车、听火车叫的兴趣更浓了，每个星期天、节假日，都要到火车站溜达一圈，看看火车，听听火车叫。老伴儿说，你同“火车叫”这么有缘，咱干脆在铁路边买套房子住下算了！她这么说，也这么做，真的在离铁路一箭之远的地方看中了一套房子，今年八一建军节那天，我们搬了过来。因为离铁道近，火车的鸣叫就听得清。就这样，每晚在火车的阵阵鸣叫声中，我安然入睡，美梦连连。

家虽虽说离平顶山很近，但由于自己小没去过，从大人的口里知道平顶山开始大建设了，就很想去看看，看看“大建设”什么样。如今听到火车叫，还能坐得住吗？我要“上山看火车，听火车叫”。我们家乡人把去平顶山说成“上山”，把火车鸣笛说成“火车叫”。父母说，你还小，现在不能去。我就怏气。家人拗不过，就让我们几个小同学一起，去申楼看火车、听火车叫。申楼那时候是平顶山附近的大火车站，还离家近，大人们就让我们去申楼。我们四五个同学，一块儿走了半天路，来到了申楼车站。人家不让我们进站，我们就站在野地里看。不一会儿，一列火车从西过来。好家伙！有几十节车厢，风驰电掣地飞奔着，看得我们眼花缭乱；近前了，突然又响起鸣笛声，声震屋宇，听得我们心花怒放。从此，火车和火车叫在我心中打下深深的印记；从此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要“上山”，

“上山”听火车叫

□李荣欣

听火车叫，对有些人来说，烦心；

在我，则是一种享受。好听火车叫，特别是好听平顶山的火车叫，是我打小养成的习惯，如今老了还改不掉。

我这习惯的养成，与平顶山的开发建设有关。我的出生地，在离平顶山市区不远的沙河沿上的一个小村庄。1957年的某一天，正上小学的我，突然听到从平顶山下传来了火车的叫声，让我兴奋不已。因为这之前，知道火车是从书本上和老师的嘴里得来的，并且知道哪里有火车叫，哪里就了不得。

家虽虽说离平顶山很近，但由于自己小没去过，从大人的口里知道平顶山开始大建设了，就很想去看看，看看“大建设”什么样。如今听到火车叫，还能坐得住吗？我要“上山看火车，听火车叫”。我们家乡人把去平顶山说成“上山”，把火车鸣笛说成“火车叫”。父母说，你还小，现在不能去。我就怏气。家人拗不过，就让我们几个小同学一起，去申楼看火车、听火车叫。申楼那时候是平顶山附近的大火车站，还离家近，大人们就让我们去申楼。我们四五个同学，一块儿走了半天路，来到了申楼车站。人家不让我们进站，我们就站在野地里看。不一会儿，一列火车从西过来。好家伙！有几十节车厢，风驰电掣地飞奔着，看得我们眼花缭乱；近前了，突然又响起鸣笛声，声震屋宇，听得我们心花怒放。从此，火车和火车叫在我心中打下深深的印记；从此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要“上山”，

看看火车，听听火车叫。

直到我长大，当兵去了，看火车、听火车叫这个习惯才中断。因为我当兵的地方，在珠穆朗玛峰下，那时西藏还没有修铁路，还没通火车，只能每两年休假的时候，到了西宁，到了成都，才能看看火车，听听火车叫，但都代替不了“上山”看火车、听火车叫。因此，我每次从部队休假回到家，都要偷闲“上山”看火车，听火车叫。转业的时候，组织上给了我几个地方让我选择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“上山”，因为平顶山这里有我的“火车叫”。

转业定居到平顶山后，我看火车、听火车叫的兴趣更浓了，每个星期天、节假日，都要到火车站溜达一圈，看看火车，听听火车叫。老伴儿说，你同“火车叫”这么有缘，咱干脆在铁路边买套房子住下算了！她这么说，也这么做，真的在离铁路一箭之远的地方看中了一套房子，今年八一建军节那天，我们搬了过来。因为离铁道近，火车的鸣叫就听得清。就这样，每晚在火车的阵阵鸣叫声中，我安然入睡，美梦连连。

